

圭齋文集

二



圭齋文集卷之七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絕今存者皆渤海裔也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易考又自唐以後譜學久廢我文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先備今或不能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淳熙丁酉高祖八府君自防里遷劉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澹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于瀏聞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仕

學四方至者蓋鮮獨幸我族屬不可鄙夷而得叙其世
次焉頃予在朝防里族兄奇翁先生遣姪勞予京師去
年謁告南歸又勞予于家且囑叙其譜焉余方約為譜
亭之行當得備詢而悉載之未幾予環之使至是以不
果來也因念吾宗之盛儒者又多譜或不一致貽先正
巽齋公之恨然以予今日之事觀之又何恨乎昔人耶
雖然族譜之作將以重倫紀厚風俗使其子孫知源委
之所自是矣必求如唐人之譜學自受姓以來皆有可
考則固有難者矣無已則用吾文忠公之法姑叙防里
之近者焉則庶乎其可訪求也譜留予所半載迨將北
行乃叙而歸之奇翁以俟他日

彭氏族譜序

分宜彭氏其先東漢長平侯宣居淮陽傳九世至北齊
陳留王樂居安定又八世唐禮部侍郎景直居瀛州子
構雲避天寶之難遷江右傳四世為安定王玕居廬陵
玕兄弟五人為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大傳大
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為
顯宦五世孫嗣慶復遷分宜縣南之珠溪今珠溪族甚
盛或隱于林麓或顯于王門卓犖豪傑世不乏人或明
經而脩進士之業者殆不可量予嘗讀彭氏家傳王雄
據一方士馬精銳數與淮陽爭衡湖南馬楚為之請于
後唐錫爵崇貴迹其材智英毅豈下五季諸雄哉惟能

自處冲抑不竊位號故其子孫衆多美譽不墜此殆鬼神
神之福謙者歟傳又言王享年九十有八繼學不衰子
弟從授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非有絕人之資不至
是也抑彭氏世有聞人爵為侯王長平侯以文學陳留
王以武功安定王資兼文武繼自今為子孫桀黠先訓
箕裘先業文武以應國家之需則是顯融者豈有既哉
珠溪之彭吾防里之歐陽族望相同婚姻相繼故叙是
譜不辭

白石周氏族譜序

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
天下郡國族譜若干卷吉州譜八卷洪都袁州稱是江

右諸郡詳他郡也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淆亂四方割據馬殷在湖南獨能輕徭薄賦又招納賢者故中州名家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爭國士稍稍散去今觀廬陵周氏族譜言其先世避地江淮丁馬氏亂復徙金陵蓋唐末自中州依馬氏及亂而遷此亦當時之一族也但譜云江淮當作江湖殷境土未嘗及淮考之馬氏失國既久南唐始亡周氏府君羨仕唐至僕射理宜然也由僕射迄今冠蓋不絕屢遷而不替則周氏之德其盛可知矣孫名師韓者有志於譜久備錄而刻之猶子諒以刻本至京眡余求志其帙夫譜學廢譜書亡已久余何幸見古道於周氏然余嘗以杜君卿作通典詩譜

書具存而杜不紀錄為可恨今則無所於購矣適承勅
循經世大典偶見周譜因附著予感於斯且志吾廬陵
之人尊尚氏族其來甚遠也

後林周氏譜序

廬陵周叔量以其族譜謁余序其端予序南北大姓多
矣求其自受姓以來世系不絕歷歷然可考者鮮蓋由
世變相承或斷續於南北六朝之離合或散逸於五季
列國之紛爭徃徃而是也唯代有聞人出而振起之及
有卓識之士當世變之來善擇地以處則族可至不絕
譜可至不隳也予觀周氏始遷周原迨漢之爵徹侯者
有其人又降而為魏博士歷晉至北周為長安之周甚

盛涉隋至唐中葉府君璟顯融于時至四世咸遭世有
難避地金陵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晚愛廬陵山水之
秀可居遂依郡公楊疎而家焉即今之西昌宋初有曰
史館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而下
官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六世倩又嘉安成
泉石之勝曰後林而徙居之內附後子孫亦能輯其前
聞由是詩書之澤與爵譽相輝映蓋九世于茲矣叔量
受知當揆被選為公府掾會有特旨省臺通用南北士
遂應令首為御史臺掾遷臺照磨進中書檢校官因思
近代名公卿有自以先世或闕於偏方不獲有聲於中
國及貴徙居中州頗為士論所少今觀叔量之際遇則

為子孫相攸唯當以山水風俗之美若地里之僻左自當遇大同之世推一世之公也雖然居者種德以託其後行者畜學以發其身亢宗之道在是而已爾叔量名浩學行偉然時譽歸之後林周氏之復盛其昉於斯乎

廬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前代藝文志載郡縣氏族書甚多士君子若唐路氏宋呂氏明譜牒之學學者亦不乏人近世氏族書散失士於譜學無聞中州故家屢更兵燹仕者投牒天官曾大父大父或犯其諱其族譜可知矣江南內附多不煩干戈承平既久冠蓋之族幸遭明時涵濡深仁徃徃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之私事知者則以昇平之氣象

可觀於此至正壬午十月余訪族就醫於宜陽道經南
泉與中州劉君西巖及宗海會于山中出其所脩族譜
眎余徵余叙其事廬陵劉氏之顯者獨多於郡中州族
自廣平來始祖紹聞府君傳至今歷十有七世詩禮相
仍簪紱相踵試閱其編支分派別昭然在目西巖宗海
二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予族宜陽而家瀏居間屢欲訪
族而阻疾聞族有善醫往即之中途見劉氏族譜私竊
自喜知吾族之必可訪疾已者幾半故因其請而樂叙
其帙端紹聞歸宋積官運使其子有與金陵李氏姻戚
者蓋大姓也其詳見玉城山先生及宗海自叙云

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
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甚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
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錄之凡有元
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閑居紀錄師
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
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擲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
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
屬役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
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
耶律楊史之器業宋高姚張之謀猷保定薊城東平鞏
昌之方畧二主楊徐之詞章劉李賁趙之政事興元順

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
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朝班
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
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
所謂九京可作我則隨武子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
出伯脩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廬陵鑑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昔司馬文正公變紀傳為編年作資治通鑑朱文公稍
變其法且寓所去取焉是謂綱目讀是書者夫人以為
春秋三傳之遺意也夷攷文公生平於易詩書禮或自
傳註或寓門人皆有成書獨春秋缺焉至胡氏傳又逞

迷信未之確然則綱目何為而作耶蓋嘗求之春秋者
魯史舊文說者謂直書其事美惡自見初未嘗拘拘於
義例者愚蓋不敢必以其言為非也若司馬公則志存
鑒戒已見於著書之名而予奪權衡時有所憾文公患
之故有是作焉初意固有間矣書王宗周天下是時有
典周同稱號者乎黜魏帝漢有說也乾侯之公在是也
房陵之帝王乎帝乎故知是書於春秋所以異之跡則
知所以同之旨矣推二大節引而申之書法斷不誣矣
近時儒者疑為文公未脫藁之書或疑為門人之作皆
未究所以作綱目之志云爾廬陵錫先生研覃於是三
十餘載比辭而覈研推事以求度綱舉目張如指諸掌

曰通鑑綱目書法亶其嚴乎余從友人鄂省宰屬馮君子羽得而讀之三復歎之曰春秋微公穀啖趙諸說猶可綱目微鐫氏書誠不可也何時歸青原故鄉願即先生一二而揚確之姑志余說于帙末

忠史序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

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
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
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推己二者出乎其間
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
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矣大父通
守左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正直聞臨難以死節著玄
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
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己者悉
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

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瞭然不繆於古人
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
涵養省察之功蒞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極
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
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塞賢人隱
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既表章之猶
恐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
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虛籟集序

古人之詩被之絃歌其入人之深猶有待於聲今人之
詩簡牘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

不忘以是往往知音於千里之外會心於百世之下求
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然非天乎愚讀秀江縣春洲詩
清曠簡遠擬古精到有韋柳風而自名其集曰虛籟嗟
乎瓠者吾知其為匏甯者吾知其為管今吾與春洲神
交冥漠於不識不知之鄉讀其詩愛其人吾不自知吾
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几者耶抑又聞達人
之詩猶治世之音人未達世將治有識者察焉天地間
有無相推虛實相感叢之妙萬物者其在乎此孫君勉
乎哉吾有以知君矣題而歸其詩

至正條格序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